



陕西永寿通过股权纽带激发了村集体、经济组织和贫困群众活力

“三变”改革搅活了乡村振兴“春水”

“ 陕西永寿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使农民与合作社形成利益共同体，改变了过去“联结机制很松散，经营得好与坏都和社员关系不大”的局面，激发了村集体、经济组织和贫困群众三方活力

新华社西安3月7日电(记者李勇、陈晨、张晨俊)惊蛰节气，一场春雨不期而至，层层薄雾笼罩在渭北高原的山梁之间。44岁的刘小春提着一篮饲料，快步走进合作社的猪舍。“喂，喂，喂……”他的动作娴熟而自如，几头膘肥体壮的大白猪围拢过来。刘小春最近心情不错，逢人说话时脸上总带着笑意。作为陕西省永寿县常宁镇刘家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他们一家在2017年底摘掉了“贫困帽”。可说起这摘帽的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顺。“啥叫贫困户入股?这事能成?”2016年夏天，常宁镇开始搞“三变”改革试点，村干部

上门动员刘小春入股到合作社。他静下心来盘算：合作社承诺按照股金10%的比例保底分红，多赚多分，赔了有合作社担着。“这没准是个机会!”穷了半辈子的庄稼汉一拍大腿，包括找亲友筹借在内，他七拼八凑了3.9万元，折合成股份入股到常宁镇富源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2016年10月，合作社第一次开股东大会，刘小春就领到了7800元的分红。再过了一年，账本上又多了5000多元。算上在合作社打工养猪的收入，2017年一年下来，他赚了2万多元，盯着账本上的数字，“把自己都吓了一跳。”“咱贫困户也能当上股东，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指着合作社墙上“入股能分红，劳动能挣钱”的标语，刘小春由衷感叹，“这‘三变’改革，可真是个好宝。”刘小春的脱贫经历，正在成为永寿县农村“三变”改革的生动注脚。位于渭北旱塬沟壑区的永寿，地处六盘山中连片特困区，自然条件恶劣，产业基础薄弱。过去，贫困户势单力薄，发展产业“一缺资金、二少技术、三没市场”，时常一筹莫展。近年来，永寿县以“三变”改革作为脱贫攻坚抓手，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把产业提升和合作社发展结合在一起，农户以资金入股、土地入股等形式参与产业经营，合作社自我造血的“一池春水”被

搅活，逐步实现村集体、经济组织和贫困群众三方受益。在永寿县强华村，刚刚脱贫“摘帽”的王永宁掰起指头算起去年的收入账一脸憨笑。两年前，他用政府贴息5万元贷款入股到当地鑫诚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已累计分红领到1万元。这还不算，看到合作社养牛缺饲料，他在自家地里套种牧草出售，又多出4000元的收入。鑫诚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袁文说，依托政府贴息的小额信贷和村级互助资金协会，共有154户贫困户入股，累计股金120万元，贫困户还以土地经营权入股402亩。过去两年，合作社累计分红18.16万元，加上种植牧草和务工收入，已有45户贫困户实现脱贫。“过去的合作社虽然也强调统一经营，但因为缺乏股权纽带，联结机制很松散，经营得好与坏都和社员关系不大。合作社自身发展的资金短缺问题也无力解决。”永寿县甘井镇党委书记朱迪坦承。“三变”改革后，农民成了股东，通过股权纽带与合作社形成利益共同体。“现在我这个理事长再不好好干，你问问社员答不答应?”永寿养花香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斌斌打趣道。去年，14户贫困户均入股1万元，其中4户还用土地入股。有了这笔“原始资金”，合作社也有了发展后劲，操

办的酿造厂去年生产能力扩大到100吨，拳头产品“益寿”牌养麦醋一炮打响，供不应求。按照计划，今年夏天分红后，不仅14户贫困户能全部脱贫，还可为合作社下一步发展留足资金。一批涉农龙头企业的加入分担了经营风险，保证了贫困户收益。在甘井镇，西安蓝溪科技投资公司和镇上合作发起柿子、小杂粮、油菜等3个专业合作社，目前第一批入股的58户贫困户已分红10万元。公司董事长王武说，改革让合作社有了“众筹”的味道，过去形单影只的贫困户在合作社开始拧成了一股绳。贫困户参与分红、合作社有发展资金、村集体有盈利积累……截至目前，永寿共有“三变”改革试点村32个，涉及专业合作组织33个。全县入股农户2735户，已有2020户享受到分红，帮扶带动贫困户900多户。“实践证明，‘三变’改革是盘活农村存量资产、提高农民财产增值效益的有效手段。这两年新建的专业合作社不仅有能人带动，还让贫困户‘抱团取暖’。”永寿县委书记苏晓梅说，结合“三变”改革，永寿按照“一村一品”“一镇一业”思路做好特色产业，同时避免“多而乱、小而散”情况，为乡村振兴提供动力。

校地联手，全国首家乡村振兴学院成立

同济大学牵手浙江黄岩，着力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干部队伍



▲同济大学杨贵庆教授(右二)在黄岩指导乡村改造。



▲同济·黄岩乡村振兴学院鸟瞰图。(图片均为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谢锐佳、王俊禄

把学院建在乡野之中，把课堂开在田间地头：日前，全国首家乡村振兴学院——同济·黄岩乡村振兴学院在美丽的橘乡浙江台州黄岩揭牌成立。学院背靠同济大学雄厚的学术实力和黄岩丰富的实践资源，着力打造一个集乡村振兴理论研究、实践指导及人才培养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学习教育平台，携手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干部队伍。乡村要振兴，人才是关键。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要“破解人才瓶颈制约”，“造就更多乡土人才，聚天下人才而用之”；要“创新乡村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建立城乡、区域、校地之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机制”。同济·黄岩乡村振兴学院的成立，正是对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贯彻落

实，对培养新时代新型“三农”人才的生动实践。学院南北两个校区均直接设在经过抢救“复活”的古村落中，校区所在的村落本身就是一个个鲜活的乡村振兴样本。同济大学和黄岩校地联姻设立“乡村振兴学院”，可谓是水到渠成。自2012年以来，同济大学依托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等强势院资源，在黄岩设立“美丽乡村”教学实践基地、“中德乡村规划联合研究中心”，持续开展乡村规划建设实践。尤其是城市规划系主任杨贵庆教授，每隔半个月左右，便从上海赶到黄岩，率领师生团队，身背布袋，手持竹杖，奔波于山水村落之间，指导乡村振兴实践，一批古村落的重生激活了人气，带动了村民，其中屿头乡沙滩村入选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样板村”。在此基础上，杨贵庆教授还先后出版了《黄岩实践——美丽乡村规划建设探

索》《乌岩古村——黄岩历史文化村落再生》专著和一系列学术论文，率先提出了“新乡土主义”乡村规划理论。理论与实践双双开花结果。目前，同济大学已为乡村振兴学院组建了一支由11名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和21名“乡土专家”组成的教学团队，开发出乡村生态系统、乡村产业发展、乡村空间布局、全域旅游发展、美丽乡村建设等20多个课程，形成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镇美丽乡村建设等4大系列、16个特色培训班次，基本覆盖了省市县乡村各级人员培训需求。300多名党员干部已完成首期培训。正在加紧建设的两个校区将于今年9月正式开班，具备同时容纳2个培训班的接待能力。除专题教学外，学院还按“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不同主题需求设置了16个现场教学点。

贵州：鼓励农民积极参与「身边工程」

据新华社贵阳3月7日电(记者王丽、向定杰)“一条路，把散居深山的四个村民组连在一起。农民们协商共建乡村路，未来发展也更能形成合力。”在贵州省石阡县国荣乡，通村连组路的建成让登坪村支书周其友“喜上眉梢”。

2017年登坪村争取到通组路建设项目，政府补助建设资金，以“一事一议”的方式组织村民共建。“大家白天自愿出工修路，晚上开会协商解决工程难题。”周其友说，修路让大家看到未来发展的希望，村民们更加齐心了。

贵州省出台创新农村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发挥农民作为农村基础设施直接受益主体的作用，深化农村“三变”改革，引导农民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积极参与项目建设和管理。

国荣乡党委书记龚朝清说，政府投资主要是引导和撬动作用，采取直接投资、投资补助、资本金注入、财政贴息、以奖代补、先建后补、无偿提供建筑材料等方式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更要发挥农民在农村基础设施决策、投入、建设、管护等方面的作用。

此外，为调动农民参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积极性，贵州省出台的相关文件明确提出，通过建立政策引导机制、民主决策机制和监督制约机制，完善村民一事一议制度，合理确定村集体和村民的筹资筹劳限额。同时，探索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股权化改革，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进一步激发农民主体责任意识。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纳入村务公开目录，发挥村民理事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的监督作用。

主动绿色转型 推动乡村振兴 豫鄂传统农区的绿色之变

新华社郑州电(记者宋晓东、侯文坤)“今年到了盛果期，一棵树按1.5元的收益，这片山地也能赚100多万元，既保护了环境又让乡亲们致富。”河南省淅川县西岭村村民张云鹏挥着长满老茧的手，指着山上的一片果树高兴地说，过去靠种地养鱼生活的西岭村民们，已经走上了绿色转型的乡村振兴之路。西岭村面对丹江口水库，背靠石漠化荒山，过去村民们生活主要靠在山种地，土薄产粮少不说，还加剧了石漠化，破坏了环境。3年前，张云鹏借着淅川县发展经济林果的政策东风，回乡栽植杏、李、核桃等经济林果。如今，他已经种了4000多亩经济林，通过合同化造林，绿化石漠化荒山1000余亩，不仅保护了环境还带动了村民致富。

张云鹏发展思路的转变是淅川绿色转型的缩影。近年来，淅川县采取市场化运作，引进涉林企业、林果种植大户67家，累计投入生态建设资金10亿多元，栽种了软籽石榴、金银花、薄壳核桃等生态产业30万亩，10万余群众端起“绿饭碗”，吃上“生态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越来越多的传统农区，绿色发展的理念不断被印证，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正成为乡村振兴的绿色发展之路。

“村里不缺地，光靠种地生活不成问题，但要实现小康却不知道啥时候。”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街道童周岭村党支部书记罗刚玉说。童周岭村小朱湾位于梁子湖畔，虽然守着好水好风光，但却一直受穷。“2014年以前，湾子像样的马路都没有，全村缺乏排水设施，污水横流，猪屎牛粪到处淌。”罗刚玉说。2014年，五里界街道对小朱湾进行统一设计规划，发展乡村旅游，短短一年时间，不毁一棵树、不填一口塘，小朱湾被改造成成了一个生态优美的乡村旅游村。村民们发展休闲农业，开办了14家家家乐、民宿，全村人均年收入从2009年的8000元，增长到目前1.95万元，村民们守住了好水好景好环境，还过上了好日子。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如今，绿色发展理念正在走进农业生产的全链条。记者来到年出栏生猪10万头的河南省平顶山市瑞祥农牧公司采访时，就像走进了一个“生态工厂”，丝毫闻不到异味。在这里，猪粪便做成了沼气，不仅供附近农民免费使用，还可发电；沼液经滤净后，可灌溉、养鱼；沼渣被输送到肥料厂，变成有机肥；村民变身农业产业工人，过去的“胶泥地”施了有机肥后变成了“生态田”。

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引下，一条绿色生态循环链从养猪场延伸向农田和市场，将养殖场、农田、农民融为一体，实现了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的良性互动，引领着传统乡村走上绿色振兴之路。

「摩托干部」，穿行在攻坚路上

新华社贵阳3月7日电(记者蒋成、施钱贵)春节后，简嘎乡磨上村驻村干部杨庆怀骑着摩托车，前往8公里外的板岩组贫困户韦庭权家。

位于贵州省镇宁县最南端的简嘎乡地处山区，是贵州20个极贫乡镇之一，老百姓居住分散，过去交通很不方便，为提高工作效率，当地乡镇干部练就了骑摩托车翻山越岭的本领。多年来，这支“摩托干部”队伍不断穿行在简嘎乡的大山中。

“做通群众思想工作还是驻村工作的第一步。”杨庆怀说，韦庭权过去有着等靠要的思想，其妻因此离他而去，他和两个孩子居住在破旧房子里。2014年开始，杨庆怀帮助韦庭权申报了危房改造项目，但韦庭权不配合维修工作。经过多次谈心，杨庆怀说服了韦庭权同意进行危房改造。

“去他家里交流谈心不下5次，平时在路边遇到也要劝说几分钟。”杨庆怀说。

2016年，韦庭权的新房子修好后，娶了新媳妇，如今，住上新房的韦庭权常常邀请杨庆怀到家里“做客”。

驻村3年，杨庆怀的摩托车显示里程为68960公里。

驻村工作艰辛，杨庆怀却感到幸福。

“幸福是一种心态，是一种满足、一种领悟，是风雨中的淡然，是生活中的沉淀。幸福的人懂得凡事感恩，也不忘初心。其实，知足就是幸福!”杨庆怀在朋友圈里说。

在简嘎乡，同为“摩托干部”的乡林业站站长谢雨文的摩托车“驾龄”更长。

“谢哥，微信群里的视频你看到没，火烧组后山起火了，你快组织扑救。”2月27日下午，正在组织村民种植李树的谢雨文接到简嘎乡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的电话。

“我马上赶往现场。”挂断电话，谢雨文先给火烧组护林防火员打了电话，然后骑上摩托车赶赴现场。“加上火烧组村民，我们一共11个人，用了近一个小时才扑灭大火。”谢雨文说，“所幸火势没有扩大，没有造成大面积森林损失。”

为了工作方便，2002年，谢雨文买了人生中第一辆摩托车，开启了“摩托干部”的征程。“10多年过去了，我骑废了6辆摩托车，现在这辆是去年买的，已经行驶了2万多公里。”谢雨文说，自己骑摩托的总里程已无法计算。

水壶、草帽、地图，这些是谢雨文的日常“装备”。谢雨文是林业干部，简嘎乡的大山中，总能看到他的身影。10多年来，谢雨文走遍了简嘎的山山水水，对简嘎的地形地貌、林种结构、林木生长了如指掌，当地干部群众称他为简嘎的“活地图”。

“骑着摩托车跑，难免出事。”谢雨文说。2004年的一次下村途中，谢雨文不幸跌到路坎下，住院医治50多天才康复出院。出院后，家人不同意他再骑摩托车。但为了工作，他背着家人，“照旧”骑着摩托车穿行在简嘎的村寨与山头。

据简嘎乡党委书记饶思红介绍，目前，在简嘎乡通过骑摩托车开展工作的“摩托干部”有50多名。“全乡的脱贫攻坚工作离不开他们。”饶思红说。

脱贫“大接访”，广西大化的特殊“头脑风暴”

新华社南宁3月7日电(记者夏军)听说贫困户养牛有补贴，但37岁的贫困户蓝小灵还没领到，他想节后去县里问问。

蓝小灵住在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七百弄乡弄合村，这是广西最贫困的山区之一：石头山连绵、道路不通、产业发展艰难，许久以来很多村民缺乏脱贫动力。

让蓝小灵想不到的是，他还没动身，10多个县直部门的干部就已集体来到乡里开展脱贫攻坚“大接访”。

春节后，为了解社情民意、解答脱贫问题，大化瑶族自治县处级干部分别带队到各个乡镇开展脱贫“大接访”。3月上旬，县委书记杨龙文带着10多个县直部门的干部来到了七百弄乡。

“为提高脱贫质量，我们大化瑶族自治县开展‘十个一’活动，其中包括开展一次集中大接访活动、开展一次全面回访活动、开设一个热线电话和专用信箱、进行一次全面大排查大公开活动等。”杨龙文说。

蓝小灵是在村里看到“大接访”公告的。



▲在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七百弄乡，各族群众在脱贫攻坚“大接访”活动中向有关部门反映自己的心声和诉求(3月2日摄)。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

“大接访”这天是七百弄乡赶圩的日子，蓝小灵早早起床出发前往乡里。接访台设在集市旁，以方便赶圩的村民

随时咨询、反映问题。了解到蓝小灵的情况后，杨龙文告诉他，这是县里去年6月实施的激励贫困户发展产业的

新政策，目前正对贫困户发展的产业进行验收，验收通过后养牛补贴将尽快下发。

杨书记的一番解释，给蓝小灵吃下了定心丸。“这我就放心了，今年努力再多养几头牛，一边养一边卖，滚起来，肯定能如期脱贫。”蓝小灵说。

一旁的弄平村村支书蓝昌华说：“现在贫困户脱贫的劲头比以前足，就拿我们村来说，眼见隔壁村好起来，户户发展鸡、羊等产业，咱村贫困户着急了，催着我来问政策，5条电缆路能否建得再快些，咱等着建新房、发展产业呢。”

“接访”持续了一上午，村民们的期盼都被接访干部记录下来。深山里的村民带着称心的答复，以及赶圩的收获，满意而归。

接访干部告诉记者，这次脱贫攻坚“大接访”活动引来的不是贫困户“吐槽”，而是村民为脱贫攻坚“出点子”。“41名来访群众中，一半以上是咨询政策或出点子，谈期盼的，说明群众脱贫动力增强了。”